



东方·剑桥 世界历史文库
Orient &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Library

突尼斯史

肯尼斯·帕金斯 著 姜恒昆 译

A History of Modern Tunisia

Kenneth J. Perkins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CAMBRIDGE



东方·剑桥 世界历史文库
Orient &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Library

A History of Modern Tunisia

突尼斯史

肯尼斯·帕金斯 著 姜恒昆 译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突尼斯史/(美)帕金斯著;姜恒昆译.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5. 5
(东方·剑桥世界历史文库)
ISBN 978-7-5473-0792-2

I. ①突… II. ①帕… ②姜… III. ①突尼斯—历史
IV. ①K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73369 号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11-751 号

This is 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of the following title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 History of Modern Tunisia (ISBN 978-0-521-00972-0) by Kenneth J. Perkins, first published by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rient Publishing Center 2015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only. Unauthorized export of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a violation of the Copyright Ac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Orient Publishing Center.

责任编辑: 赵明
技术编辑: 徐儒静
装帧设计: 罗洪

突尼斯史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021)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毫米 1/16

字 数: 306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792-2

定 价: 3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 (021)52069798

导 言

对于细心的游客来说,乘坐城铁 TGM(指突尼斯市、古莱特和马尔萨)——一条连接突尼斯市与突尼斯湾沿岸郊区的窄轨铁路——会成为一次穿越该国历史和文化的非凡之旅。离这条线的终点马尔萨不远是一个 16 世纪的王宫遗址,突尼斯的统治者们在这里吹着海风度过炎炎夏季。1882 年,当时执政的贝伊在这里签署文件,使该国沦为法国的保护领地。沿铁路行驶一英里,列车抵达西迪-布-赛义德,在 15 和 16 世纪,这个村子接纳了从伊比利亚半岛逃亡至此的穆斯林难民,在此后很多年里,这里都是当地和欧洲艺术家最喜欢光顾的地方。传统音乐和乐器博物馆坐落在鲁多夫·厄兰格男爵(1872—1932)的故居,用以纪念这位法国学者经年累月致力于帮助突尼斯音乐家保存其难民先祖带到“西迪布”的安达卢西亚乐曲和技法。

接下来的六个城铁车站穿越两、三英里,都在迦太基。有两个车站被冠以这座古城最著名的一对父子的名字,阿米尔卡和汉尼拔。从阿米尔卡站往山下走,有一座在独立运动早期建成的旅店,吸引着欧洲游客来到这个新近独立的国家的海滩。从车站向西几百码是一座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军人墓地——这是在 1942 年和 1943 年的战线上散布在突尼斯的英、法、德、美军队的墓地之一——缅怀那些在北非作战的人,

这里掩埋着约 3 000 名美国士兵的遗骸。

快到汉尼拔车站的时候,乘客们可以瞥见铁路两侧的罗马迦太基遗迹。朝向突尼斯湾一侧分布着安东尼浴场,它如今是环绕可一览突尼斯湾至邦角半岛迷人景色的建筑群遗址的考古公园。火车站的另一侧则是一座已发掘的罗马别墅区遗址。紧靠共和国总统官邸的总统车站位于阿米尔卡车站和汉尼拔车站之间。或许在突尼斯市很少有搭城铁上下班的人会对这种并置多加留意,但这种并置无疑使 1956 年以来仅有的两位行政首脑哈比卜·布尔吉巴和宰因·阿比丁·本·阿里安心住在了突尼斯史上的两位勇士的象征性的怀抱之中。

另一个迦太基的车站比尔萨得名于迦太基卫城所在的小山,据维吉尔年代错误的记述,狄多女王在这里款待过旅途劳顿的埃涅阿斯。在法国建立对突尼斯的保护之后,天主教会在山顶上修建了圣路易斯大教堂以纪念这位圣君,他在 13 世纪的那次注定要倒霉的十字军东征就是在下面的沙滩上被打败的。从比尔萨车站步行片刻,即可到达古迦太基的双子港,一为该城的商港,另一为军港。从萨朗波车站(以阿米尔卡的女儿的名字命名,同时也被 19 世纪对突尼斯着迷的众多欧洲作家之一古斯塔夫·福楼拜用作他 1862 年创作的小说书名)可以同样轻松地走到托菲特神殿。一些学者认为,此殿曾举行儿童祭祀来安抚迦太基诸神。

几站之后是一个以 16 世纪海盗船船长海尔·丁·巴巴罗萨命名的车站,其海盗船令欧洲水手们胆战心惊,但也可能是为了纪念 19 世纪具有改革意识的总理海尔·丁·图恩斯。图恩斯曾在法国生活过十年,他认为关于现代世界突尼斯有许多需要向欧洲各国学习的地方。由于这个车站位于古莱特郊区,而两位海尔·丁都曾从这个港口出发开始他们不同使命的航行,因而这种模糊性似乎相当合宜。

位于突尼斯湾的古莱特作为突尼斯的港口已有几个世纪,海岸线在这里的断裂提供了一条进入浅水突尼斯湖的通道,古莱特的意思就是这条“水道”。与地中海沿岸保持的海上联系使这座城市具有了国际

大都会的气氛,甚至在独立后,它仍然是这个国家种族和宗教最为混杂的地区之一。城铁从这座要塞巨大的垛口下经过,这是1535年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为了巩固对这一地区的占领而修建的。沿着要塞南墙下的街道一直走,在视野模糊之处,有一座哈比卜·布尔吉巴的骑马塑像。塑像原来矗立在突尼斯市中心,但在1987年哈比卜·布尔吉巴总统下台之后被挪到这个不太显眼的位置。离开古莱特,铁路线转向西边,经由1905年突尼斯电车公司所筑的堤道穿过突尼斯湖,这条堤道取代了19世纪70年代早期修建并最先经营这条铁路的意大利特许经营权所有者在突尼斯湖西岸铺设的那条更长的沿湖轨道。大约50分钟15英里的行程之后,列车抵达突尼斯-马里讷车站,途经与3000年历史相关的诸多古迹。

依照这次搭乘旅行对突尼斯历史的介绍,离开城铁的终点站后可以悠闲地步行一两个小时。出了转门就是这座“新”城的一条东西干道,“新”城是19世纪在湖边平坦的泥滩上修建起来的,这里曾是阿拉伯城梅迪纳城墙外的一个欧洲人居住区。一座巨大的钟塔俯瞰着繁忙的“1987年11月7日广场”,以纪念当日的“历史性转变”,那天本·阿里代替病中的布尔吉巴当上了总统,当时布尔吉巴主宰突尼斯政坛已长达半个多世纪。在“历史性转变”之前,广场中心摆放的是现在被挪到了古莱特的布尔吉巴的塑像。

然而,这条街道仍旧使用着前总统的名字。中心一条宽阔的林荫道,两边是高大的遮阳树,顺着大街把交通车道分开,为行人创造出一个愉快的空间,大量的鲜花摊和随处可见的卖茉莉花束的男人和孩子使这里赏心悦目,香味弥漫。从城铁车站沿布尔吉巴大街走大约300码就到了国家剧院。这座建于20世纪初的剧院是为欧洲定居者修建的娱乐中心的一部分,里面还包括一个赌场,后来成了突尼斯戏剧团体的大本营,他们的演出在提高文化生活水平的同时也点燃了民族主义情绪。两个街区之外隐约可见的是法国75年殖民统治最有力的象征:圣文森特·德·保罗大教堂及其正对面的法国大使馆,独立前,法国大

使馆是总督的邸宅以及保护领地政府的总部。在它们之间布尔吉巴大街的中线上是 14 世纪著名学者突尼斯人伊本·哈勒敦的塑像。向西 100 码多一点就是中心商业区与梅迪纳的主要交汇点。

曾经穿过梅迪纳城墙的城门遗迹如今仅有几座尚在。迄今最著名的是巴布巴哈尔，或“大海之门”，可直通突尼斯湖，今天，人们更多地称之为“法国门”。门内就是英国大使馆，在把突尼斯拉入欧洲范围的竞争中，女王陛下的领事们曾在此密谋对付法国和意大利的领事。附近有曾挤满得到英国保护的马耳他移民的“小马耳他”区和曾容留过犹太人的梅拉赫区。从“法国门”直插梅迪纳的有两条街道，一条叫做加玛宰敦街（宰敦清真寺街）。这条街道沿着山坡缓缓而上，途经五花八门的各种商店，其中许多商店如今专门销售游客青睐的物品，最终抵达清真寺的正门。建于 8 世纪的宰敦清真寺不仅是一处礼拜场所，而且还是突尼斯第一所教育机构。即使现代世俗学校在 19 世纪开始取代它的教育职能后，清真寺仍然是穆斯林学术生活的中心，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其教学职责被移交给了突尼斯大学的神学与宗教科学系。宰敦清真寺周围蜿蜒的街道和小巷提供了很多消遣，因为清真寺周围环绕着市里最好的商场或市场。香水、香料、书籍、珠宝和精美的织物造成的斑斓色彩和混合香味使清真寺周围区域单另成了一个独特的环境。离宰敦清真寺不远，就在梅迪纳的南部边缘，是贝伊陵（Tourbet al-Bey），这里安放的是侯赛因王朝（1705—1957）君主的陵墓。

另一条穿过梅迪纳的主要街道开始于“法国门”，从清真寺近旁通过，但终点是旧城区（kasbah），这里是梅迪纳的世俗的而非宗教的权力中心。统治者达尔贝伊先前的王宫如今是总理府，而其他政府办公大楼都在梅迪纳最西边的“政府广场”边上。在没有城墙的旧城中穿过那条繁忙的环城大街，就是萨迪吉中学，海尔·丁·图恩斯留下的这座仍然发挥作用的遗产为突尼斯资产阶级的子弟提供了现代中学教育，它也是几代民族主义领导人真正的摇篮。

穿越突尼斯历史的最后一段旅程是沿梅迪纳边缘步行至 13 世纪

梅迪纳的郊区巴布-苏伊卡,从这里再到突尼斯市地铁的巴布-哈德拉站。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地铁系统缓解了城市交通拥堵,并把突尼斯市与其北部、西部和南部的郊区连接起来。向西的四号线在巴尔杜王宫设有一站,1881年条约就是在这座贝伊的王宫里签署的,它赋予法国在突尼斯的特别权力并为保护领地的建立铺平了道路。现在国民议会占用了王宫的一部分,入口两侧站着身穿19世纪军礼服的士兵。王宫的其他翼楼都用作了一个世界级博物馆,展出大量的突尼斯艺术品,而最著名的藏品是镶嵌画,许多来自迦太基,其他的来自突尼斯各地:杜加、埃尔-杰姆、沙布尔波-马裘斯和布拉-雷吉雅。一些专家认为巴尔杜王宫里的馆藏是全世界罗马时期镶嵌画最精美的藏品。在一个历史层融合得如此紧密无缝的国家,在21世纪,让这些镶嵌画在这始于14世纪的皇宫中安家似乎是十分合适的。

从马尔萨到巴尔杜不到20英里的旅行中所见到的历史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真是非凡,同样令人惊叹的是,这绝不仅限于突尼斯市地区。尽管整个国家只比美国佛罗里达州略大一点儿,但同样可以做具有类似多样性的短途旅行的地方还有其他城市中心,比如苏塞、马赫迪耶、斯法克斯、加夫萨、凯鲁万或者比塞大;首都以西迈杰尔达河谷中的乡镇和村庄;或者西南部的杰里德绿洲。当今突尼斯的历史经历何以能展现得如此密集并有如此多不同的文化痕迹?

非洲海岸线位于邦角半岛的南部弯曲处为突尼斯朝向地中海打开了两扇窗户,一扇朝着欧洲,另一扇朝向中东。自古以来,这种情形使得两个地区的人们,比如腓尼基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马耳他人、英国人和法国人,都能很容易地进入并控制这一地区。在不同时期,这里的地名也不同,例如迦太基、非洲(阿拉伯语的词形为Ifriqiya)、突尼斯,因为这里的人民不断接收一批批从地中海盆地各处而来的新来者,他们都在这片土地的风土人情上留下了各自的文化印记。但是在所有留给突尼斯的丰富遗产中,阿拉伯人留下的无疑是最为深厚和持久的。阿拉伯人在近14个世纪以前带到马格

里布(“西部”,对他们而言指所有尼罗河流域以外的地方)的语言、信仰和文化从此塑造了这个地区人民的身份核心。

然而,将西西里岛和邦角分隔的近 80 英里宽的西西里海峡还保证了欧洲影响力的迅捷传播。有时,地中海北岸的统治者与突尼斯的统治者争夺对沿海土地的控制权,但是,更常见的是,北岸统治者把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意愿强加给北非并把它并入罗马帝国以及后来的法兰西帝国。仅在极少数情况下,例如在公元前 6 世纪迦太基的巅峰时期或者公元 9 世纪阿格拉比德王朝统治时期,后来演变为突尼斯的政治实体扭转局势,把欧洲领土据为己有。

但是在任何特定历史时期,无论突尼斯与其邻国的实质关系如何,这片土地都充满了大量的外来影响。当代突尼斯人对他们的祖先巧妙地将自身受到的许多刺激融合成独特的文化感到非常自豪。突尼斯的现代史清楚地表明,这个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在理念和方法上激起的反应如此广泛乃至涉及了民族文化遗产的整个范围。充分了解在任何一个特定时期西方影响力都比阿拉伯-伊斯兰影响力更具强度和广度,了解不同人群如何评价这些影响力以及他们为何持有这些观点,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国家的近代史。

在现代,决定突尼斯历史轨迹的四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很好地说明了这些影响的相互作用。在讲述那段历史时,本书把最突出的四个因素组合在一起,这是随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不同的一个混合体。这些主题是:(1) 努力创造一个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认可的政治环境;(2) 努力改造,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根除被认为是阻碍“进步”的传统信仰和习俗,同时保留根植于殖民前时期的民族身份;(3) 努力促进经济大幅增长,减少依赖并为政治和社会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平台;(4) 探索形成一个反映这个国家接受的多种不同影响的艺术传统。

现代突尼斯历经本地君主制、作为法国保护领地的殖民制和独立的共和国政府的统治。在保护领地早期,突尼斯人努力寻求在国家治理中享有更大的发言权,其中许多人是殖民前政府机构改革运动的资

深人士或宠儿。起初,他们请求拥有在突尼斯的欧洲居民所享受的同等权利和特权,但法国没有满足他们的请求,这导致他们要求全面终止法国的统治。反殖民斗争中最成功的领导人利用他们与欧洲和欧洲人打交道学来的理念和方法发起了一场运动,坚持在掌握西方文化精髓的同时,保留了在突尼斯人民中产生广泛共鸣的阿拉伯和伊斯兰文化遗产。因此,良好的定位使他们制定并掌控了1956年独立后出现的政治制度。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人民对他们实行的非宗教的、一党执政的独裁政体的热情的减弱引发了要求彻底改革政治制度,限制行政权力并推动多元化的呼声。但直到1987年,被拥戴为“终身总统”的前民族主义领袖哈比卜·布尔吉巴才离任。随着突尼斯进入21世纪,本·阿里作为总统及政党领袖的继任者,在政坛上策划的变革的意义和满意度仍然难以确定。

在突尼斯现代历史上最容易引起混乱、令人不安、影响广泛,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社会争论就是围绕着传统信仰和习俗的价值。颁布禁止或限制多年形成的习俗和惯例的法令,经常要连同其他形式更为巧妙的政府压力,让人们除了遵从别无他法。从殖民前时期到现在,历届政府认为过时并因此试图消除或大力改变的许多东西都与伊斯兰教有关。尽管国家有权确保人民对其意志的表面服从,但其对宗教事务的处理方式还是给了反对者把柄并引起了强烈反对。保护领地政府引进了法国的法院和学校。类似的突尼斯(和伊斯兰)法律和教育机构仍然存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社会上失去了许多声望和实用性。独立之后,国家新的领导人——差不多全都受过法国教育并从中汲取了西方文化的基本哲学——发起了影响广泛的社会改革,据称是为了把突尼斯人从他们认为是在现代世界中已经过时的并且会阻碍发展的信仰和习俗中解放出来。就范围和影响而言,在伊斯兰世界能与之相当的只有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在20世纪20、30年代对土耳其进行的世俗化改革。但事实是大多数突尼斯人不像这些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精英,他们的世界观有着不同的来源,这就必然导致了伴随这些改

革而来的紧张关系。许多年来,政府权力一直避免明确反对这些政策,但是当真的明确反对后,这种反对常常成功表现为通过对进口价值观和习俗的猛烈抨击来保护突尼斯的阿拉伯-伊斯兰传统的遗产。

8 现代突尼斯的统治者采取了多种策略,努力打造足够强大和稳定的经济来支持政府的政治和社会工作。在保护领地时期,来自首都突尼斯市的经济决定总是让某些人群获得特权,为欧洲人获取土地提供便利,并广泛增加来自欧洲的农村定居者和城市企业家而非突尼斯农民和商人的利益。欧洲人拥有这个国家最富饶、最能获利的土地,控制着存在的为数不多的几家制造企业。被推到经济边缘的突尼斯人发现自己常常陷于贫困,而在罕见的困难时期,比如 20 世纪 20、30 年代,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许多人根本无法生存。所以,经济上的不满就成了激起反对法国控制的有力因素。独立后,政府的主要经济目标变成了坚持突尼斯人对经济的控制并且加强工业化进程。为了加快实现这些目标,国家在经济的规划和管理中承担了重要职责,这让人想起 1964 年执政党名称中增加的形容词“社会主义的”。这种安排的严重缺陷,以及民众对耕地集体化和建立合作农场等这类政策的强烈抵制,迫使政府重新考虑其经济理论,并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用另一种以极其不同的信条为前提的经济理论取而代之了。随着自由主义原则的恢复以及以石油和旅游业为主的开放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一些突尼斯资本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大多数普通突尼斯人并非如此。当那些人由于生活质量下降而变得越来越绝望时,阶级差异也在不断加大。受到 1978 年、1980 年和 1984 年暴乱的致命打击后,政府制定了介于先前主张的两条路线之间的经济政策并一直贯彻至今。

表演艺术、绘画和文学中有一系列较少为人们研究的揭示不同文化影响力对突尼斯造成冲击的例子。尽管戏剧作品在传统阿拉伯文学创作中并不占重要地位,但是熟悉为欧洲定居者上演的作品的突尼斯人在 20 世纪早期就已经开始上演阿拉伯语的西方戏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他们的演出剧目不断扩充,包括了更多的阿拉伯作家

还有突尼斯人的创作。大约在同一时期,同样经历了类似的过程,第一批用阿拉伯语写作的突尼斯小说也出现了。在此基础上,到20世纪中期涌现了一大批使用欧洲文学体裁和语言创作的新小说。突尼斯许多最杰出的小说家无论使用什么样的创作语言,总是以他们在生活中亲身经历的相互竞争并常常互相冲突的文化之间的较量作为主题。

与戏剧和小说一样,北非的阿拉伯-伊斯兰传统文化中的绘画与雕刻基本无人知晓。然而,一些欧洲艺术家住在保护领地,还有不少来此游览。在20世纪20、30年代,接触他们的作品促使几个突尼斯人开始尝试绘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人成了“突尼斯画派”的推动力。作为最早的大师,他们创造了重视国家传统和象征但却用现代形式表达的真正的突尼斯艺术性格。在电台和唱片令西方音乐风靡世界的时候,突尼斯音乐家和音乐学家通过保护民族声乐和器乐遗产显示了其对真实性的同样尊重。踏着这些先驱的足迹,独立后的几代剧作家、演员、作家、音乐家和艺术家既从阿拉伯-伊斯兰传统中也从欧洲传统中寻找灵感,并经常把二者的元素融合在一起。许多人因其在国内和欧洲的工作而在整个阿拉伯世界获得了赞许。但突尼斯在艺术创作方面获得最广泛国际认可的是电影。甚至在初期,电影就吸引了一些突尼斯人的兴趣,而国外的制片人利用这个国家充足的阳光和多样的地貌使它成为电影拍摄地。近年来,该国的电影业,由于常常汇集着优秀的阿拉伯和西方作家、制片、导演、演员和技术人员,已经发展成了西方世界之外最受尊重和最为成功的电影业之一。

突尼斯“现代”历史开始的准确时间尚无定论,但是19世纪80年代法国的强行统治无疑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点,那么,就以使保护领地建立成为可能的环境介绍作为本书的开始吧。

致 谢

需要挑选图像来给本书加插图使我接受了一项令人愉快的工作,即仔细查看过去 35 年在突尼斯收集的照片、邮票、明信片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纪念品。这项工作还促使我寻找旧图片的存放处。我首先要感谢突尼斯马格里布研究中心(the Centre d'Etudes Maghrébines à Tunis)主任詹姆士·A. 米勒(James A. Miller)博士在突尼斯查找和获得由民族运动历史高级研究所(Institut Supérieur d'Histoire du Mouvement National)保存的图片副本方面给予的帮助,并感谢他热心提供了有关突尼斯市事态的最新文字和图像资料。我还要感谢该研究所的 M. 费舍尔·谢里夫(M. Faycal Cherif)先生,他慷慨安排提供了我所需要的图片。

南卡罗莱纳大学教学服务中心的基思·麦格劳(Keith McGraw)提供了将明信片、邮票和幻灯片转变为适合出版的图像所需的技术,历史系提供了使该项目得以完成的资金。

2002—2003 年的公休假大大加快了本书的完成。我妻子玛格丽特被聘为摩洛哥阿加迪尔市伊本-祖赫尔大学(Ibn Zuhr University)英语系的富尔莱特学者,这使我们得以在北非度过了一年时间。住在摩洛哥撰写关于突尼斯的著作可能并不正规,但这大大提高了我对这两个国家的相似和不同之处的认识,我衷心感谢玛格丽特使那次经历成为现实。

肯尼斯·帕金斯

突尼斯主要政治人物

哈比卜·阿舒尔(1913—)工会领袖和工人权利的捍卫者。尽管长期作为党的忠诚分子,但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他曾严厉批评社会主义宪政党的经济政策对突尼斯工人总会成员的不利影响。1978 年暴乱后一度入狱,1981 年重新开始工会活动,但因抨击政府资助他的竞争对手的工会而于 1985 年再度被捕。1988 年获释后更加远离激进主义。

艾哈迈德贝伊(1806—1855)侯赛因王朝的第十位统治者(1837—1855)。他为使突尼斯免于外来侵略而采取的西化改革被证明代价极为高昂。虽然他的几个计划使他得以幸存,但他的统治为许多突尼斯的未来领导人提供了处理国际事务的最初经验。

阿明贝伊(1879—1962)侯赛因王朝的第 19 位也是最后一位统治者(1943—1957)。取代被废黜的蒙塞弗贝伊后,他寻求与新宪政党和法国政府保持良好关系。然而,独立后的突尼斯政府急于消除竞争性权力核心,把要求他退位看作是废除君主制的前提。

阿里·巴什·哈姆巴(1876—1918)年轻的突尼斯活动家。1905 年他创建了萨迪吉中学校友联合会,1907 年成为突尼斯人出版的第一份法

语报纸《突尼斯人报》的共同创始人和政治主任。在组织了争取突尼斯员工与欧洲员工同等待遇的有轨电车系统的抵制活动后，他于1912年被驱逐出境，并在流亡期间死于伊斯坦布尔。

宰因·阿比丁·本·阿里(1936—) 1987年后的突尼斯总统。从军队退役后担任大使和部长，随后成为总理并在布尔吉巴下台后担任总统。他的经济政策改善了大多突尼斯人的生活质量，但是没有履行实行富有意义的政治多元化的诺言。政权的伊斯兰主义反对派在20世纪90年代被根除，世俗反对派也被系统地 from 政治舞台中排出。

塔哈尔·本·阿马尔(1889—1985)参与创建宪政党的政治人物，后因支持改良主义党而退出宪政党，之后在1928—1934年成为大委员会成员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担任其会长，拒绝依附于任何特定党派。1955年被任命为总理，监督了先是通向内部自治，接着导致结束受保护地位的谈判。

艾哈迈德·本·萨拉赫(1926—)政治活动家和工会组织者。1961年被任命为计划部长，承担了独立后的发展后殖民经济的任务。他设法把农业置于国家控制之下的做法引起了强烈批评，加上被指控腐败和管理不善，导致了他在1969年的辞职和被捕。在1973年后的流亡期间，他成立了人民团结运动，1988年重返突尼斯。

萨拉赫·本·优素福(1920—1961)新宪政党激进分子，独立前夕曾挑战过哈比卜·布尔吉巴对党的领导权。他批评布尔吉巴向法国人妥协的意愿及其世俗倾向和对泛阿拉伯主义的蔑视，并促成了一次在法国的协助下才得以平息的公开反抗活动。1956年离开突尼斯，但在被暗杀之前他一直在开罗抨击布尔吉巴。

哈比卜·布尔吉巴(1903—2000)民族主义领袖、新宪政党的创建者之一，突尼斯独立后的首任总理，并从1958年到因健康原因于1987年被

解职一直担任总统职位。他结束法国统治的务实策略主导了反殖民运动,而其积极进取的现代主义和坚定不移的世俗主义思想则左右了这个后殖民国家的政策制定。

保罗·康邦(1843—1924)法国总督,1882—1886年。作为法国驻突尼斯首任最高行政长官,他监督实行了建立保护领地的条约所批准的改革。他提出维持贝伊主权门面,而由自己 and 一小群法国行政人员掌握真正权力,他的这个决定所建立的模式成为他的继任者们的准则。

拉希德·哈努什(1941—)1979年伊斯兰教派运动(MTI)的建立者,该团体致力于恢复伊斯兰教价值观。他在布尔吉巴当政最后几年两次入狱,但鉴于总统本·阿里谋求改善与伊斯兰教团体的关系,他于1988年被释放。然而,在政府禁止他的复兴党参加1989年的竞选后,他流亡国外。他被指控策划了1992年的暴力风潮,被(缺席)定为阴谋推翻政府罪。

哈桑·吉拉提(1880—1966)青年突尼斯人党的积极分子。因在1912年抵制突尼斯市电车公司的活动中的作用被驱逐出国。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返回,与建立了宪政党的前同事分道扬镳,并于1921年建立了不太激进的改良主义党。法国自由党人称赞他的温和观点,但在突尼斯人中却几乎得不到支持,该党很快就消失了。

费尔哈特·哈奇德(1913—1952)工人组织者及1945年突尼斯工人总联盟(UGTT)的建立者。通过动员工人支持新宪政党的政治目标,他增加了该党要求的影响力并招致了法国定居者和行政官员的敌意。他的遇刺使他成为民族主义运动中的一位重要烈士,并在全国引发了大量的暴力活动。

海尔·丁·图恩斯(约1822—1890)政治家,曾担任一系列职务,1862

年因与穆斯塔法·哈斯纳达尔政见不同,他自愿离开突尼斯前往欧洲。1869年回到突尼斯,他主张为建立一个强大、公正和负责的国家而进行改革,其中许多改革措施在他于1873年成为总理后得到实施。在1877年哈斯纳达尔的支持者将他赶下台后,他去了奥斯曼帝国。

夏尔-马夏尔·拉维热里(1825—1892)天主教教士,支持在法国对北非进行政治统治的同时传播基督教。白衣传教会是他于1868年成立的一个传教士修道会,甚至在保护领地建立之前就帮助增加法国在突尼斯的利益。1882年被任命为迦太基和阿尔及尔的红衣大主教,为了加强法国在突尼斯的地位,他主张和谐的政教关系。

路易·马科勒(1848—1922)公共教育主任,1883—1908年。他相信教育对建立切实可行的种族关系的重要性,他建立了融合了两种文化因素的法国-阿拉伯教育体制。尽管许多定居者反对,他在保护领地任职期间始终坚持给突尼斯学生提供教育机会。

艾哈迈德·梅斯迪利(1928—)社会主义宪政党政治家。呼吁对总统权力进行制度检查以及加大党的经济业务的透明度,1974年被罢免。后来他建立了“社会民主运动党”(MDS),从1983年作为政治党派得到正式承认到1992年退出政治生活,该党在他的领导下参加了几次普通的立法选举活动。

穆罕默德·阿里(约1888—1928)工人组织者和宪政党激进分子。1924年,他组织了突尼斯总工会(CGTT),认为为工人阶级提高社会正义和经济公平会扩大宪政党的中产阶级基础。但是宪政党在1925年背弃了突尼斯总工会,一系列罢工使他们担心针对工会的镇压措施也可能被用来对付宪政党。

勒内·米勒(1849—1919)法国总督,1894—1900年。支持青年突尼